

仁公倡導「佛法度假」之深義（中觀義）

2011年7月2日呂勝強報告於新州同淨蘭若

一、今日以何因緣我們在此會面法談？

二、仁公悲心倡導「佛法度假」之緣起（「佛法度假」是仁公新創的名詞）

註：仁公創新與學習的精神（案例）：「佛法度假」及「互動」

2000年6月1日仁公於俄州哥倫布市佛法度假始業式的開示說：「互動創造大因緣，苦難當前心驚動，自汰淨淳樹無瑕，為公敬敵思華格」（當時仁老還風趣的說：「互動」二個字，是最近從台灣學來的）。〈詳見拙文〈印順導師基金會2000年美國佛法度假側記〉〉

（一）從「世俗」的「度假」→導向佛法的「勝義」（藉度假機緣，聞思佛法）

仁公曾在1999年10月《正覺之音》的專文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表示：三年前，與十多位法友聚晤，商討「佛法度假」的事情，大家都認為有此需要，接著就舉行起來，到現在已有十多次了；今年十月中旬，又在洛杉磯與觀音禪寺共同合辦舉行，看樣子會永遠繼續下去。「佛法度假」是一個新創的名詞，藉這度假的機緣，多多聽聞、體思佛法之「假」的含義，對知見、對行為的導啟與改進，一定會有一番正確的提升與殊勝的策發。說得明白些，從佛法之假，悟入因緣性空，有了「能動能出」的作略，解除了情見的繫縲，面對而深入世間，才能以「佛法之假行世法之真」。

（二）要勝解佛法真義，化消煩惱，須善解「假名」：解假太難，仁公倡「度假」

2000年6月8日在同淨蘭若「佛法度假」的始業式，仁公為眾開示「度假」的真義，寫了以下偈頌：「假之義涵極廣勝，解假太難倡度假，踐假成熟惱結化。三化三覺展大化，惟假惟名惟緣，化心化境化相，自覺覺他覺行圓滿。」

仁公的頌義，筆者的理解大略是：在佛法中，「假」的義涵非常深廣殊勝，要將「惟假、惟名、惟緣」的中觀義，辨析解釋得允當太難了，所以倡導「佛法度假」，希望藉著這個佛法講習營，漸漸施以教化，如果大眾能悟解並實踐緣有性空，待因緣成熟了，苦惱就可遣除化消，進一步自然能無我我所地「自化化他」而「自覺覺他覺行圓滿」。

註：「假之義涵極廣勝」

「假」，一般看起來，都說為、甚或肯定是虛「偽」；把假與偽當作連義詞解。因此，絕大多數的人對假義的精微深廣，形成了莫名其妙的生疏、隔閡。

（1999年10月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）

註：假名（假施設）

假施設或譯為『假名』。這不是說沒有，也不是指冬瓜話葫蘆的亂說一通。這是說：我們所認識到的，是依種種因緣，種種關係而成立的。這不是實體的，所以是假；依因緣而成為這，成為那，所以叫施設。假而施設為這為那，就叫做假名，假名就是常識中的一切。約認識的心來說，這是「名言識所識」知的。當一個印象，概念，顯現在我們的心境時，就明了區別而覺得：這是什麼，那是什麼，與我們的語言稱說對象相同，所以叫名言識，就是一般世俗的認識。

（<<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>>p.343）

（三）「度假」的意義（摘自 1997 年 11 月仁公開示〈「度假」的意義〉）

- （1）學佛法，要理解最真實的意義，也要善於了解最假的意義。一般人都執著一個實在的我，因此他人讚歎我，我就歡喜，起了貪心；他人毀謗我，我就不高興，甚至發脾氣，起了瞋心。處世待人，如果能將這些看作只是一時的情緒，不計較他（她），讚歎時不歡喜，則不起貪心；毀謗時不動意氣，則不起瞋惱，心就平靜了。所以真正懂得假的人，決不執著實我。從另一面說，惟有徹底地從智慧中了解了「假名」，才能真正從一切事相上（甚至遭大苦難時）禁得起考驗，為人的心才表現得極真實、熱切。
- （2）大家到廟裏來，見佛容易見人難，為什麼？見佛，從表面看是見佛相，這很容易，但是見人就不容易了，為什麼？一般人總是歡喜的見，不歡喜的不見，但是佛法學得心量大了，歡喜的固然要見，不歡喜的更要見。養成這樣的眼光、心境，才能生生世世見得佛也見得人，要不然，光是表面見佛，不能見人，將來不但不能見佛也不能見人，請諸位想想：我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呢？！

三、仁公以龍樹中觀的「緣起性空」做為「佛法度假」的內在核心思想

（一）《中論》：「若不依俗諦，不得第一義；不得第一義，則不得涅槃」

註：《雜阿含 347 經》（須深經）：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

《大智度論》卷 26：「諸佛有二種說法：先分別諸法，後說畢竟空。」

- （1）從「世俗」的「度假」導向佛法的「勝義」
- （2）依有明空：「度佛法假（有），行世法真（空）」

（二）《中論》：「眾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」

- （1）從佛法之假，悟入因緣性空（此處之假名為：「受假」）
- （2）惟假惟名惟緣，踐假成熟惱結化

（三）中觀修行次第：名假→受假（緣起幻有）→法假→畢竟空

依名假而觀性空，依性空而解名假，從名假性空中完全會歸到因緣上；

又從因緣中的切地倡踐名假與性空，就這樣從因地與果地中，見得而度得眾生，修得而證得佛道。(1999年10月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)

受假：五眾因緣和合故名為眾生，諸骨和合故名為頭骨，如根、莖、枝、葉和合故名為樹。受與取相當，如五取蘊譯為五受陰。受假——取假，依論意，不能解說為心的攝取，而是依攬眾緣和合的意思。

法假：是蘊、處、界一一法。如色、聲等一一微塵，貪、瞋等一一心心所，阿毘達磨論者以為是實法有的。

名假：是稱說法與受的名字，名字是世俗共許的假施設。

(摘自<<空之探究>>p.235)

《大智度論》卷41：「行者先壞名字波羅聶提，到受波羅聶提；次破受波羅聶提，到法波羅聶提；破法波羅聶提；到實相中。」(編按：「波羅聶提」prajñapti，義譯是「假、假名、假施設」)

四、仁公所揭示的緣起性空深義(中觀義)

(一) 修學次第(依有明空)：從「有漏」聞思持行入於「無漏」

佛法的教育，學佛者從佛法本質——緣起性空——的高度、廣度與深度致力體照、倡踐、教化，從悟(正思)持(正行)中落實得了決、分明，絕不昧己、縱己、誑他、誤他。推展、樹立如此的教育與教化(不共世俗)的標準：(施)捨(有漏)福報果，(久學、深學)入無漏門。(1997年2月佛教興盛中刻不容緩的精警))

依佛法，修學的程序，應該先學「有」。這不是什麼「先學唯識，後學中觀」的先學有，是說對於緣起因果法相之「有」，必須先有個認識。從否定虛妄的空義說，絕不能離有去憑空否定，必在具體法(有)上去勘破一般人的錯誤認識。從深入法性的空理說，這空理——空性，也必須在具體法相上去體悟它。聲聞乘經說的「諸行空、常空、我空、我所空」，不都是從具體的「行」(有為法)而顯示空的嗎？就是大乘經，如《般若心經》的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也是從具體的五蘊法上照見空的。行從佛法的修上說，要離邊邪，就必須拿正確的行為來代替，不是什麼都不做就算了事。

要解脫生死，必須先有信、戒、聞、施等善行為方便，也不是什麼都不要。所以無論是理解、是行為，從有以達空，是必然的過程。《雜阿含》三四七經說：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。」先有通達緣起法相的法住智，然後才能證得涅槃智，這是必然不可超越的次第；超越了就有流弊。一般學空的無方便者，每覺得空義的深刻精微，而對因果事理的嚴密、行為的謹

嚴，反以為無足輕重，那是大大的錯誤了！（《性空學探源》p.7~p.8）

「假」，一般看起來，都說為、甚或肯定是虛「偽」；把假與偽當作連義詞解。因此，絕大多數的人對假義的精微深廣，形成了莫名其妙的生疏、隔閡。佛法對世間的森羅萬象，一概稱之為「有」，修學（研究）佛法的第一課題：有；對有看清楚了，清楚得進退出入、語默安危，都通曉了他的所以然，內內外外的障礙所構成的種種情結，才解開得釋然而渙然。人類的苦惱之根——著有，含括世間智者、聖者、（自認為）勝（出一切煩惱）者，其歸結點（歸宿處），莫不趣住於有（墮於斷滅的為數鮮少）；莫不終竟沉淪於（三）有海（中）。一切諸佛的通體悟入——畢竟空性；空——圓明而洞照一切，由是遍解一切世間的一切現象無一非空，亦無一非（因）緣（幻有），如果眾生能悟解緣有性空，苦惱則霍然遣除，得真解脫。（1999年10月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）

（二）破除自性見（神我見）：名假→受假→法假→畢竟空

（註）三種自性見：於一切法上執有自性是法我見，於有情上執有自性是補特伽羅我見，於自身中執有自性實我——主宰性的為薩迦耶見。三者是有相關性的，根本錯誤在執有自性。（《中觀今論》p.246~247）

2010年元旦的佛法度假，仁公的開示：「諸位來度佛法假，深解假義化爭奪，敬請思惟己有物，哪一永久屬於你？」

在諸（五蘊）法上執實有執實無，叫做自性見；在眾生（我與人）上執斷滅執常恆，叫做神我見。其實，自性與神我，可說是二而一，一而二的，現在僅約「法」與「我」的差別邊，姑作此分別而已。佛陀所徹悟的緣起，所徹破的對象：即此自性與神我。世出世最具有活（智）能與活（而遍的德）力的有為者，莫不先調治、後破絕此自性與神我。治破了此二者，才能從真學佛中見一切佛見一切人，…。

（1999年12月〈佛教徒歡迎二千禧年最重要的一個字——活！〉）

從佛法的特義說，對「假名」理會、領悟得正確、深刻、周遍的，所說與所行的，無不真實、親切得一念不苟，一切不混。因為佛法所說的假名，是直直明明地斥呵、撇脫一切偽裝或巧飾，不屑得再與「真我」打交道。（1997年10月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）

（三）「藉假修真」：藉假名（幻有）修真空，而不是藉假有修真常（妙有）

「藉假修真」，如果理解這個假——假名；假名，概攝著（廣義）因緣所有、所生的一切，從因緣觀中遣除了性與我的戲論，徹知自己所有的命

、物、知、能，無一不是由種種因緣而獲得的，除了父母生育、教養，重重的因緣關聯說不盡。佛說因緣法的動機之一：相待依存，從眾多的、無盡的人給予我個人的助緣說，我是依眾人才能存活的；從我個人供給一切人的依存力作一比較，簡直兒等於零！學菩薩行，亟須從大奮猛中，感到這樣的零太可愧、可怕，決不肯再這麼零下去，即刻發心立願，開始償還這虧欠的無盡債。這裡，我要特別提醒：不知或不肯償報虧欠的，根本談不上學佛！償還虧欠的觀與行，識透緣生的假借性，了知自己本無所有，現有的盡向他人借來的；這種借的觀念明確得真真切切，感敬與償還的摯心、至行，日日夜夜乃至盡未來際，則踐持得不離心目。

（1997年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）

一般講真常惟心的學者，都與真常大我掛鉤聯鎖，視此為究竟之談（印度古代已然）。從佛法本義——心（性）無常，或與初期大乘般若經的『自性空』、『是心非心，本性（空）淨故』作一對比，它簡直是龍樹菩薩所說的——『梵王舊論』了！

（2001年〈敬祝印公導師永遠活在「少壯時代」的光輝中〉）

佛陀從空有相待中詮演一切，所說的有非實有——幻有，為令眾生從幻有中悟入真空，得大解脫。所以，經中稱歎釋尊為「破有法王」。從因緣生法的準量看，凡是因緣生的一切，不論情與無情，其底裡與表層，經過最極精細的透視與析解，怎也見不到他的實性與本體，所以說「萬法皆空」。（1999年10月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）

佛陀所開示的「假名我」，都為著破斥這常我與實我。眾生生命的出現、繁殖，都是藉因緣的「和合相續」；除了因緣，根本沒有像一般所擬想中的常實之我；…所以，必須聽聞佛法之假，觀照而修學佛法之假，從假名中看清了一切，擺脫了負面的力，發揮出正面的力，這等人才會直踐人生正軌、佛法大道。最極究竟的點導與指歸——假，假得連生命也不看作自己的，體認著這是諸佛菩薩最初發心唯一無二的共同宗趣。（同上）

（四）中觀修行次第：名假→受假（緣起幻有）→法假→畢竟空

【易解空（名假）→難解空（受假、法假）】

依名假而觀性空，依性空而解名假，從名假性空中完全會歸到因緣上；又從因緣中的切地倡踐名假與性空，就這樣從因地與果地中，見得而度得眾生，修得而證得佛道。（1999年10月〈度佛法假，行世法真〉）

中觀的實際持行次第，《大智度論》卷41有明確的提示：「行者先壞名字波羅聶提，到受波羅聶提；次破受波羅聶提，到法波羅聶提；破法波

羅聶提；到實相中。」，這裡所說的「波羅聶提」，義譯是「假、假名、假施設」，所觀的一切法唯有假名，名字也只是假名，在般若中，一切都是不可得的。然從（世俗）世間一切（有）去通達假名不可得，也不能不知道世俗假名的層次性、多樣性，所以立三種假。導師在《中觀今論》表示：「《大智度論》所明的三假，是顯示修行次第的，即由名假到受假，破受假而達法假，進破法假而通達畢竟空。」

世俗假施設的，也有易了與不易了的差別，可分為三類：一、「名假」；二、「受」假；三、「法假」。名假是淺顯而易了的。如想到人，說到人，有以為就是那個人，名與義合一，不知道這是名義相應假施設。如不稱他做人，不想他做人，他還是他，並不因不想不說而沒有了。可見名與義是不一定相應的；知道這，就破除以名為實的執著。受假，玄奘譯作取假。如那個人，這個屋，這些複合物，當認識時，總以為：這雖不一定叫做什麼，但那個，這個，到底是實在的。不知道這是假施設的。如人，通俗的說，四肢、百骸、五臟、六腑等所和集而成；如屋，是木、石、土、金、人工等和合而成。如分析起來，離了這些因素，就沒有這個，那個的實在體了（但不是沒有假施設的這個那個）。為什麼叫受假？因為這是種種因緣攝取而成的一合相。知道了這，就破除以複合物為單元，如從前以原子為實體等執著。法假，是分析到不失自性的，也就是人生宇宙的基本因素，如現在所知的電子等。但這還是假施設的，因為他還是可變化的。在現實時、空中，成為那個特有的因素，如電子，不能說不是關係所決定的。離了因緣，他並不能自己如此，所以也是假施設的。這是最難破除的，為眾生執實的最後據點。般若的正觀，就是以般若觀，『先破壞名字波羅聶提（假的梵語）到受波羅聶提，次破受波羅聶提到法波羅聶提，破法波羅聶提到實相中』。三假應善巧學習，勿以為一切是假施設，而不再辨別一切了。

(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>>p.344 ~ p.345)

法波羅聶提——法假，是蘊、處、界——法。如色、聲等——微塵，貪、瞋等——心心所，阿毘達磨論者以為是實法有的，『般若經』稱之為法假施設。受假，如五蘊和合為眾生，眾骨和合為頭骨，枝葉等和合為樹，這是複合物。在鳩摩羅什的譯語中，受與取相當，如五取蘊譯為五受陰，…受假——取假，依論意，不能解說為心的攝取，而是依攬眾緣和合的意思。名假，是稱說法與受的名字，名字是世俗共許的假施設。

(《空之探究》>>p.235)

在種種假中，龍樹不取「名假」，如一切是名假，容易誤解，近於方廣道人的一切法如空華。「名」是心想所安立的，也可能引向唯識說。後

代有「唯名、唯表、唯假施設」的成語，唯表，玄奘就是譯為「唯識」的。龍樹也不取「法假」，法假是各派所公認的，但依法施設，各部派終歸於實有性，不能顯示空義。龍樹特以「受假」來說明一切法有。依緣施設有，是如幻如化，假而有可聞可見的相用，與空華那樣的但名不同…。受假——依緣施設（緣也是依緣的），有緣起用而沒有實自性，沒有自性而有緣起用；一切如此，所以一切是即空即假的。龍樹說「空假中」，以「受假」為一切假有的通義，成為『中論』的特色。
 (<<空之探究>>p.240 ~ p.24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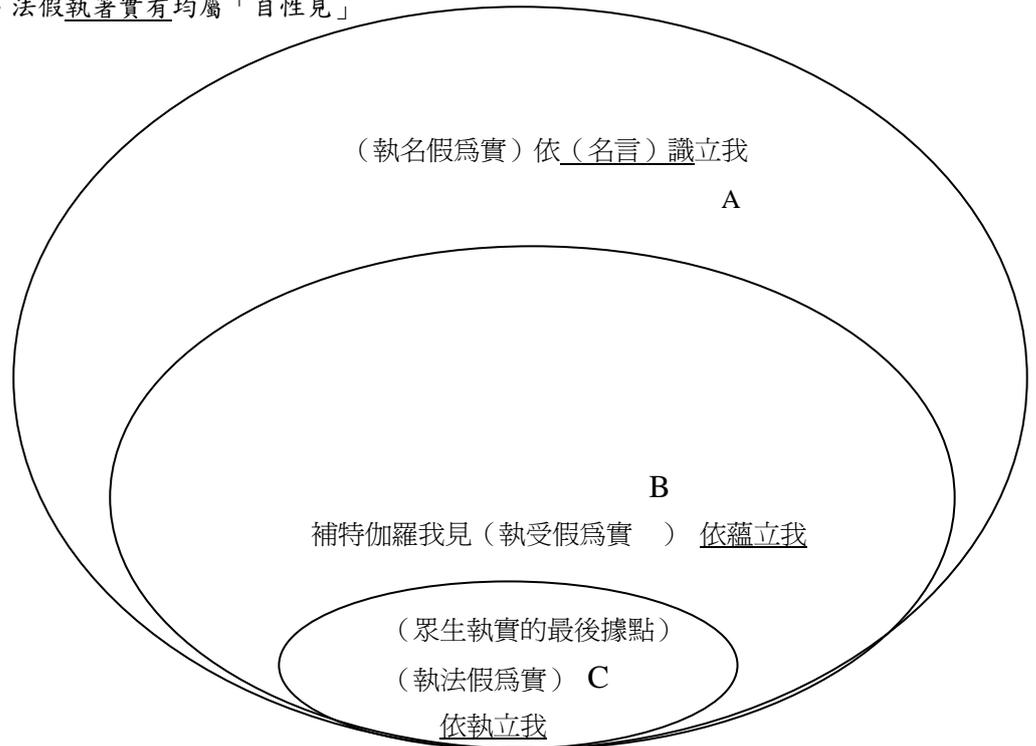
以下圖示，為筆者之嘗試性解讀：名假→受假→法假→畢竟空

（註）三種自性見：於一切法上執有自性是法我見，於有情上執有自性是補特伽羅我見，於自身中執有自性實我——主宰性的為薩迦耶見。三者有相關性的，根本錯誤在執有自性。

（《中觀今論》p.246~247）

（本圖以觀察自我身心為樣本）

若對名假、受假、法假執著實有均屬「自性見」



圖表說明：

圖表所畫 A、B、C 三個圓圈（分別代表「名假執」、「受假執」、「法假執」），如果眾生執著實有時，圓圈就會呈現「實線」，遠離執著時就變成「虛線」（如幻）。

五、仁公爲何以「緣起性空」做爲「佛法度假」的根本思想？

(一)「緣起性空」最能契合釋尊本懷

無上正等正覺的釋尊，其所證的一味與所詮的一切，真個太深妙太廣足了，解得整全行得精當，能祛除諸家之偏，攝取各派之正，非具(甚)『深總持』不可，『深總持』(這與『具足觀知而不取證』有密切關聯，不取證，才能廣學萬法而遍度眾生，)從甚深的性空中觀照得來；性空觀最獨特處——徹底的「不」，不得無一毫自性可得，眼所見心所思的都不離緣起，緣起觀勘破了『性起』執(包括佛教內)的共世俗知見，佛法本義才能詮揚而顯現得畢竟清淨。(2001年2月〈敬祝印公導師永遠活在「少壯時代」的光輝中〉)

「緣起與性空」，乃是中道、中觀的根本。這在中觀學者的體悟、證印上說，是不共於教內教外，惟一的正見、正法。所以根本聖教中釋尊曾對阿難說：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的緣起義蘊甚深，因為自性見特重的凡外，是不能直會、頓轉的。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」的緣起空寂性，則深之又深；緣起空寂性之所以「甚深極甚深」，因為，釋尊住世時及門弟子中有的已猶豫懼畏；佛滅後，弟子們對這「倍復甚深」的空義，許多體察不徹的，反而以種種自意釋之為有，背離了「自性空」與「畢竟空」的本義(根本聖教中稱之為「勝義空」)；不用說，凡外就更談不上了！佛法最根本的特質——緣起，緣起所該涵的，空與有。從佛陀本懷詮演的空與有加以觀察、肯認：有是幻有，空是真空，即真空以了達幻有；從幻有中建立一切因果，從真空中消通一切(實自)性(實自)相，這是佛陀說法最基本的原則。

(1999年12月〈佛教徒歡迎二千禧年最重要的一個字——活！〉)

(二)仁公所瞻仰追隨印順導師(承續龍樹)的菩薩風範：

(1) 這般光輝，全憑導師悟徹了甚深極甚深的般若波羅密多，而又從如此的般若中流行出無盡的大力大光，洞照佛法源頭，澈契佛陀本懷，代釋迦世尊及聖龍樹等諸大菩薩，將佛法慧日高懸著普照世間，廓清眾生界的生死迷雲。我敢肯定，如果沒有導師出現於世，人天便沒光灼眼目，也沒慧日智風照散生死迷雲；幸虧導師出世，您從究極深淨的般若中，燦鼓出慧日智風，照散了生死迷雲，將佛法大道開闢得敞敞豁豁，佛陀本懷掏出得昭昭彰彰，如此如理如行的希有導師，我們儘快趕上您的步趨吧！(2003年11月〈印公導師給我們最深確的啓示〉)

(2) 2003年適逢「福嚴精舍創立五十週年」，仁公回台灣住在「智觀寺」，他說，在五十週年慶期間，每天兩次敬見導師，每次都有「仰之彌高」

之感，並且在〈印公導師給我們最深確的啓示〉中特別傾露了以下的心聲：

您老人家的一切，完全成為我的甘露之門，淨光之鑑；從這面淨光之鑑中，讓我看清了佛法本源，佛陀本懷，讓我永遠從佛法本源中做成佛陀本懷中的「嫡子」；也能生生世世親侍於您老人家座下。

(3) 導師所讚歎龍樹的菩薩精神

其說菩薩也，一、三乘同入無餘涅槃，而（自）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忘己為人。二、抑他力為卑怯，自力不由他，其精神為盡其在我。三、三僧祇劫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任重致遠。菩薩之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」。菩薩行的偉大，是能適應世間，利樂世間的。

(《華雨集第四冊》>p.40)